

袁国兴 主编

中国现代文学名篇选

上



一窥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脉络

领略中国现代文学大家的风致

品味中国现代文学名篇的精髓

广东省出版集团
广东人民出版社

袁国兴 主编

中国 现代文学 作品选

上



编选者（以姓氏笔划为序）

吴 敏 陈 政 周佩瑶 咸立强
姚玳玫 袁国兴 凌 逾

广东省出版集团
广东人民出版社
· 广州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/ 袁国兴主编. — 广州: 广东人民出版社, 2010. 11
ISBN 978-7-218-06702-5

I. ①中… II. ①袁… III. ①现代文学—作品—中国—高等学校—
教材 IV. ①I216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55986 号

本书所采用之部分文章, 未能及时与作者联系上, 我们已与北京版权中心联系, 请
有关作者 (版权持有人) 及时与出版者联系, 以便领取稿酬。

出版者谨启

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

袁国兴 主编

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出 版 人: 金炳亮

责任编辑: 陈 娟

装帧设计: 陈 墨

责任技编: 黎碧霞

出版发行: 广东人民出版社

地 址: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(邮政编码: 510102)

电 话: (020) 83798714 (总编室)

传 真: (020) 83780199

网 址: <http://www.gdpqh.com>

经 销: 广东省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(www.gdpgfx.com)

印 刷: 广州市穗彩彩印厂

书 号: ISBN 978-7-218-06702-5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: 48.5 插 页: 2 字 数: 800 千字

版 次: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册 数: 1-3,000 册

定 价: 78.00 元 (上、下册)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 (020-83795749) 联系调换。

售书热线: (020) 83790604 83791487 邮购: (020) 83781560



上册

小说作品

周瘦鹃	
恨不相逢未嫁时	1
徐枕亚	
玉梨魂（节选）	7
鲁迅	
阿 Q 正传	19
伤逝——涓生的手记	42
郁达夫	
沉沦	54
严独鹤	
月夜箫声	77
叶圣陶	
潘先生在难中	82
台静农	
天二哥	94
蹇先艾	
水葬	98
丁玲	
莎菲女士的日记	102

柔 石	
为奴隶的母亲	127
废 名	
桃园	141
沈从文	
边城	147
茅 盾	
子夜（节选）	197
春蚕	216
巴 金	
家（节选）	229
寒夜（节选）	241
老 舍	
骆驼祥子（节选）	260
月牙儿	286
萧 红	
呼兰河传（节选）	303
小城三月	320
艾 芜	
山峡中	335
师 陀	
果园城（节选）	347
徐 讷	
鬼恋	361
施蛰存	
梅雨之夕	397
穆时英	
上海的狐步舞（一个断片）	405
张天翼	
华威先生	413

张爱玲	
金锁记	419
钱钟书	
围城（节选）	445
张恨水	
啼笑因缘（节选）	490
赵树理	
小二黑结婚	499
孙 犁	
荷花淀	509

恨不相逢未嫁时

周瘦鹃

周瘦鹃（1895—1968），现代作家，文学翻译家。原名周国贤。江苏吴县人，后迁居上海。家贫少孤，六岁丧父。中学时代开始文学写作，十五岁时写出剧本《爱之花》，发表于《小说月报》，为春柳社所演出，众口交誉。毕业后即以写作和翻译为职业。1916年至1949年间，在上海历任中华书局、《申报》馆、《新闻报》等编辑和撰稿人，先后主编《申报·自由谈》、《礼拜六》、《游戏世界》、《半月》、《紫罗兰》、《良友画报》、《乐观月刊》等刊物。早期主要写哀情小说，创作甚丰，是“礼拜六派”重要的小说家，许廑父称他“恂恂儒雅，文采风流”。抗战前夕，他在上海积极参加御侮救亡活动，与鲁迅、郭沫若等数十人发表联合宣言。1943年主编《紫罗兰》，推出在当时颇有影响的长篇小说《新秋海棠》，也写抗敌救国的短篇小说如《亡国奴日记》、《祖国之徽》、《南京之围》、《卖国奴日记》、《亡国奴家里的燕子》等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一边写作，一边从事园艺工作。他在自己的庭园里栽花培草，种植盆景，开辟了苏州有名的“周家花园”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被迫害致死，“周家花园”也遭践踏摧残。

六桥三竺间，一片山明水媚之乡。风物清幽，直类仙境。其间乃毓生一大画家，曰辛惕，风度翩翩，如玉山照夜，说者谓钟天地之灵秀而生。生十龄而丧父，母氏茕茕一

嫠，孤苦无依，家固匪富，殊弗能支此残局。于是携生及生之一妹一弟，走海上，投其所亲，而令生入一商肆学商焉。生母栖息他乡，每念逝者，辄面壁搵泪，中心如刃，生偶归省，必依膝下，逗阿母欢笑而后已。岁暮分得余羨，则狂喜，归以奉母，而已则不名一钱。母或与之，则曰：“儿不需是也！”生习商数稔，勤于所事，良得肆主欢。顾心殊无聊，念长此雌伏，永无雄飞之日，蛟龙非池中物，胡能郁郁久居此哉！于是弃商人一图画学校。生天资颖慧，声入心通，不越年，已得个中三昧。后复孜孜自修，艺乃益进，偶有所作，风景人物罔不工，老画师见之，金首为之肯。更数载，名满春申江上，尺幅流传，得者如拱壁，一时言美术家，人莫不推辛先生云。时年甫二十一二也。生母见生已长，在势当娶，因敦促之。然生美术家也，审美之眼光绝高，目中殊无当意者。居恒叹曰：吾欲作美人画，顾欲于此茫茫人海中，求一好范本，且不可得，世无美人，其亦可以已乎？时生妹有闺友某女士者，丰于才而啬于貌，雅慕生之为人，芳心可可，颇属以意，间以函札与生通，论文说学，俨然女博士。顾以爱生之心深，时于行墨间微露其意。而生意殊不属，谓个依之才固可取，特欲为吾范本，则未也。后女性不自禁，迳求婚于生，生与女本无情愫，因阳慰之而阴绝之。女觉，由是不复以书至，盖情丝断矣。生漠然无动，不言娶。母促之，弗应，但出其意匠中之美人，作画而已。时已暮春，花落残红，鹃啼野绿。生心中惘惘，百无聊赖。一日薄暮，偶出游，用舒积闷。经一曲巷，夕阳拖人家屋角，殷若胭脂。生仰天噫气，于意良得。斗见十数武外，有女郎携一稚子，被夕阳，姗姗而来，衣朴而不华，芳龄可十六七，而其姿态之便娟流丽，实为此大画家二十年来所未尝见，即其独运匠心所成之画中美人，对之亦且失色。生痴视久之，似见天上安琪儿，飞到人间，以观其色相者。女鬟影低垂，以双波微睇生，遂姗姗出巷去。生目送之，至于弗见，念此娟娟者，其瑶台之仙子耶？洛水之神姝耶？似此美人，庶足为吾范本矣！念极，仍木立巷心，久久弗动。俄闻巷尾车声辘辘然，始警觉，惘然引归。而彼美之花貌玉影，犹在眼睫间也。明日薄暮，复欣然往，顾乃不见彼姝芳踪，越日复然。生心滋快快。私念昙花一现，从兹岂不再现耶？及第四日午后，忽见女在巷口一丝肆中，市五色绣丝，展玉纤，细细数之，六寸肤圆，御浅碧罗鞋，色泽尚新，时云鬓犹微蓬，受风飏拂，则频以手掠之，厥状至媚，生恋恋不忍去，则引目视丝肆商标，用以自掩。女偶仰其首。眼波遽与生接，则立垂其睫，略动玉背外向，仍数手中色丝，矫为未见，时肆中人见生木立如痴，频属以目。生不得已，遂怅然他适。由是日必往曲巷，冀得邂逅美人，为程虽鸾远，殊不之顾。而彼美玉貌，时萦心目间，未尝或忘。一日五时许，会访友归，行经巷尾，忽闻一门中啾啾如啼莺曰：“阿弟，趣以扇来，扑此梁山伯！瞬且度墙去矣！”此娇声绝处，乃有一女郎，携稚子翩然而出，挥扇逐蝶。生乍见女，心乃大跃，盖彼美也！彼美见生立止，微赧其靥，夕阳衬桃花之影态乃益媚。俄释稚子手，翩然如惊鸿，引身入屋，但闻门后曼声呼曰：“阿弟趣入，否则将有外国人来，捉汝去矣！”稚子遂亦疾奔而入，门亦遂阖。生意得甚，欢然归去。

2 由是日必徘徊女家左近，阴晴风雨，未尝或间。顾不见之日多，而见之日少，见则女但

微睇，未尝有笑容，柔媚中端肃无匹，生受睇，心辄为之跃跃。有时生过时，女方低鬟坐门中，拈针挑织，波眸初不旁瞬，则生大弗怡，滋欲发吻而语之曰，痴生日过卿家，意欲伺卿眼波，卿曷微仰其首，颀以一睇，则兜率生天，甘迟十劫矣！然生无儇薄之习，殊不敢唐突美人。无已，则如小学生初习体操，足顿地，作巨响，彼美闻声，立仰其首，双波澄然，微睇生，生如饮醇醪，含笑而归。餐时食量陡增，尽数瓯不言饱，入睡则梦魂亦适，而梦中犹见彼美横波如水，微睇已也。生自遇美以后，每好作美人画，日必二三幅，尝应至友某君请，绘水晶帘下看梳头，及与郎细数指间螺二图。画中人秋波春山，以及笑容媚态，一一与彼美绝肖，遂张之壁间，晨夕恣观。友来索，靳弗与，迫之，则唾不顾。友因戏之曰：“画中人岂君意中人耶？胡恋恋至是！”生微笑，他顾不答，目灼灼注壁间弗置。一日又杀粉调铅，绘美人画一巨幅，仅画半身，作女画家绘画状，姿态栩栩如生，若将仙去。生薰以异香，装以锦架，并手题其上曰《辛郎画依依画辛郎》，盖为彼美作也。其妹笑问之曰：“哥奚事不画全身，而画此半截美人？”生曰：“丹青不是无完笔，写到纤腰已断魂也！”妹曰：“然则画中人果有其人否？”生复微笑，他顾不答。由是日夕对画痴视，必一二时始已。若欲观此画里真真，辞纸而下者。生妹见状滋怪，辄叩之曰：“画中人果谁氏妹？乃令哥移情至是！”生又微笑，他顾不答。而日夕痴视如故。值友人来，则指画问曰：“是画如何，画中人美乎？谓为国色天香，亦相称不？”或曰：“然！似此美人，诚天人也！”生大悦，力褒其人，谓英雄所见同也。间一友故戏之曰：“画中人直鸩盘茶耳！作配非洲黑奴始得，乌足以言美人？”生闻语大怒，色立变，几欲与之决斗！怫然言曰：“尔敢作是言，当挾眸子！以尔俗眼，固不合瞻仰天人，斯人而曰鸩盘茶，则天壤间将胡由得美人者！岂必如尔家中黄脸婆，始为美人耶？”友笑曰：“足矣足矣！前言戏之耳！奚悻悻为？特吾欲问君，画中人果有其人否？”生怒少解，笑而不答。时生仍日日往曲巷，然梨花门掩，不复见亭亭倩影，一扉之隔，直同蓬山万里。如是半月，终不遇女，心大弗怪。长日神志惘然，如弗属，食量锐减，面容日消瘦，作画亦懒，第时向画中美人痴视而已。未几遂病，生母大忧，延医求神，栗六万状。而生病势且日重，无已，因延一星者来，以卜休咎。星者谓公子喜星已动，须论婚为之见喜，病且立瘳。生母信之，恳所亲物色女郎。生闻其事，力阻其母，谓儿宁终生鳏，脱相强者，儿旦夕死矣！母勉慰之。生妹固知乃兄意在画中美人，病亦由是而起，因私询生画中人所在，生微喟弗应，泪痕盈眦，立蒙首而睡。越日，生妹固问之，继之以泣，生始直陈其事，妹以告母，母遂画策，将求婚其家。时适有女仆曰阿桂者，闻其地址，遽矍然曰：“嘻！吾知之矣！是家崔氏，三年前吾尝佣彼家，主人已歿，主母年五十许，有三子一女，长公子及次公子均以疫卒，今仅存三女公子及四公子耳。四公子甫六七岁，女公子年十六七，月颊星眸，如天女耶！且知书识字，工绣善织，秉性亦温柔，公子既有意，吾当一行。”生阻之曰：“尔勿孟浪，彼家或不吾许。”阿桂曰：“公子才貌均佳，性复诚厚，少年中胡可多得，彼家安有不许之理！吾决往矣！”阿桂去后，生焦急至弗能耐，切盼青鸟使去，以好音归。则后此年年月月，乐且

无极；脱不幸而见绝，则彼苍苍者且安排愁城恨海，为吾汤沐邑矣！念若是，心大跃，几欲上抵其咽。翘盼既切，因时时私问乃妹：“阿桂归未？”妹笑曰：“阿兄情急哉！诟今日即欲作新郎耶？”生微愠曰：“妹无赖，恣加调侃，他日出阁，吾亦当以此报妹耳！”妹大赧，疾趋而出。越半时许，阿桂归，索然无喜色。私语生母曰：“事不谐矣！崔氏女公子已于客腊许城北某氏，月内将出阁。不幸哉公子，已落他人后矣！”母曰：“奈何！此噩耗不可告惕儿，彼知之病且立殆！”妹曰：“然。儿以为不如姑给阿兄，谓彼家已允，则兄中心必悦，而病亦易瘳。”母曰：“尔决策良高，可嘉也！”于是敦属阿桂勿泄，而以好消息报生。生初不察其诈，乐乃不翅，引眸注帐顶，几将纵声而笑，此身飘飘然似已在画堂红毡氍毹上，并彼美香肩，互换指环，彼美倾环低黛，玉颜微酡，娇羞若不胜情。俄又仿佛相对于海红帘底，彼美花容笑倩，话曩日曲巷中邂逅事，软语沁人似水。生乐极，几欲跃起舞蹈。越三日，病已霍然，治事咸有兴致。生母喜且忧。惧一旦事泄，不知将作何状？自是生仍时往曲巷，虽不遇美，彼亦无所怩，知彼美伏处香闺，殆为娇羞也。一日午后，生以事访友，经曲巷，斗见女家门首悬彩锦，似有婚事，门次立擎灯二，上有擘窠大字，作赤色，赫然照眼曰：崔府。生疑为眼繖，揉目审视，果崔府也。则大疑，私念娶耶嫁耶？殊令人莫辨。因叩之一执事者，则对曰：“三女公子出阁耳！”生大震，几于晕仆，踉跄归去，如堕云雾中。即归，掩面大恸曰：“嗟夫辛惕！尔此生已矣！”妹温言慰之，生不顾，咽泣如故。明日不起，不语亦不食，状若痼作，且时欲自裁，母忧甚，顾亦无策以慰生。生妹偶进劝，生则大声曰：“若曹合而给吾，今日遂成此局。已而已而，吾生胡为！”母急曰：“惕儿，尔乌可出此言！母以二十载心血眼泪育儿，至于今日，初匪易易，今儿长矣，乃为一女子故，遂欲弃老母于不顾耶？而父弃世时，儿仅十龄，弟妹亦幼，尔时吾宁不能撒手从汝父于地下，所以含辛茹苦，以迄于今者，特有望于儿耳！”生泣然曰：“然儿不得彼女，尚复有何生趣？”母曰：“儿素孝，当从吾言，来日方长，儿当光大吾辛氏门楣，以慰而父于地下，奈何效痴男子所为？儿而死，若敖氏之鬼馁矣！母已垂暮，亦当从我儿行耳！”语次泣下。生哽咽曰：“阿母，儿知罪矣！”遂少少进食，病二月，始瘳。既能出，则仍日往曲巷，虽桃花人面，不可复见，犹向崔氏门中痴视勿已，如彼美未嫁时也。生日夕念彼美綦切，未尝少忘。偶闻鸟声，或见花影，咸以为彼美，每作画，甫一下笔，而彼美似已亭立于前，丰容盛鬋，曼妙欲仙，以是画中人靥痕鬓影以及一颦一笑，悉有彼美。时生新交一友人王君者，文士也。一日造生家，见壁间镜架中女画家图，猝然言曰，“奇哉，画中人何绝类吾友陈君之新夫人耶？”生急询以陈氏地址，默志之。饰言曰：“是或偶然相同，不足怪也。”王去，生匆匆往其地，时方亭午，见小窗中露美人半面，娇姿隐约，宛然彼美。特容光较曩者为憔悴，一半云环低亸玉肩之上，似犹未理状，而星眸中亦微含泪痕，意滋无欢。女瞥见生，则立回其首，玉肩大动，啜其泣矣。生复内窥，始知窗为中庖福，彼美乃在灶下。斯时生滋欲腾跃入窗，以慰彼美，顾虞贻彼美戚，不敢孟浪，遂怅然归。逆知明珠的的，已堕千寻苦海中矣！翌日，王君复至，生诡称女为戚鄰，询以陈氏

家事。王君喟然曰：“吾当为君道其梗概：陈君殊欠蕴藉，有时犷暴如野兕，几弗类其人，年三十矣，血气犹刚，乃母素有恶姑名，视媳如奴婢，少不当意，申申詈不止，声闻于四邻，甚且加以夏楚，令婢仆辱之，且不许哭，哭则挞益力，陈君前妻以不善承其色笑，被虐死，今夫人其续弦也。于归甫匝月，姑即谓其骄，指桑骂槐，侵及新妇，今者气益张，弗能复奈！家中婢仆如云，悉令座食，而谪彼嗷嗷苑苑之新妇，作灶下婢矣！”生怒呼：“此有是哉！何物老姬，心毒乃如蛇蝎？乃公恨不仗三尺剑斩此恶姑头也！”王君曰：“君勿漫作是言，凡事言之匪艰，行之维艰。”生微喟不复语。自是每日亭午，生必一过陈氏门。窥女于小窗中，女未尝有欢容，或仰天浩叹，或则饮泣，每见生，则立伏窗下，似不欲为生所见。生未有慰女，恒怏怏而归。越月余，王君忽奔告生曰：“君戚鄰从兹出水火矣！”生急问曰：“何谓也？”王君曰：“恶姑已以喘疾死。”生欣然曰：“恶姑不死，女难未已。今即死，今而后莫彼毒矣！特陈某犷暴，未必能体玉人心性，为可虑耳！”王君曰：“然！渠更好为狎斜游，夜辄走马观花，流连灯红酒绿场中，乐而忘返，初不顾闺中少妇，望穿秋水也。比闻朋辈中且藉藉言彼有外室矣！”生微喟曰：“然则吾戚初未出彼苦境。”厥后生每过陈氏门，小窗中已无彼美倩影，知不复操苦役，心乃少慰。特不能日见玉容，无以慰相思之苦，辄复临风惆怅耳。一夕十时许，生方挑灯读书，于意良适，斗闻警钟之声，鲸铿而动，俄门外人声鼎沸，群呼“火火！”生急拔关出，闻途人言在某巷中，以某家稚子遗火于薪，遂兆焚如。生疾奔而往，则见红光已烛天，火鸦烨烨然，凌空四舞，火光上冒如巨蟒吐舌，被火者则崔氏居也。生大惊，排众直趋屋前，救火会中人方施救，栗六万状，生斗见一窗中有稚子舞双臂，大呼乞援，顾为火声所掩，众乃不闻，而火焰灼灼，垂及其身，瞬且葬于火窟！生见状，见义勇为之心立动，夺救火梯至于窗下，猱升而登，冒火光挟稚子出，平昔荏弱如处女，此时力大如牛，迨至梯下，初弗觉重，观者金啧啧称其义勇。时稚子已晕绝，有中年妇趋至，持之而哭，生知为母子，扶之同归其家。叩妇姓氏，知为彼美之母，而稚子则彼美弟也。生前者固尝见之，第以病后脑力大衰，相见乃不之识。已而，天已破晓，树上宿鸟徐扬其声，急闻叩关声甚急，生趋出启关，则盈盈立于前者，意中人也。玉容惨澹，如梨花被月，见生，即颤声问：“母弟在是否！”生乍覩芳容，似居大梦，木立不知所答。女入见母，相持大哭，久之，始收泪，女哽咽曰：“阿母无恙，儿心安矣！”母惨然曰：“吾家已毁，尔弟亦几葬身火窟，幸此先生奋勇相援，得免于难。儿曷谢此先生！”女流波睇生，状至感激，既即俛其柳腰，罄折言曰：“出吾弟于火窟者君耶？君义且勇，依至感佩，誓毕生不忘大德！”生亦罄折曰：“女士无事撝谦，见义勇为吾人分内事，见人及于难而不救者，非男子也！”女曰：“君以救人为分内事，今依则以感激君为分内事。各为其分内事可耳！”语既，即顾与母女语，且晋谒生母，致其谢忱。惟女母以昨夕受惊过甚，至是病矣。女本欲携母弟同至夫家，母既病，遂弗果。病兼旬始已。此二十日中，女日必一至，与生母妹至相得，见生每脉脉含羞，时或在绿云鬓下，流波送睇，生时与语，时且不敢与近，但凭其二眸，示其中心隐情而已。老人瘥

后，女即谢生及生母，携母弟俱去。生知此后曷克幸晤，殊怏怏不可自聊。然女间数日必一至，省生母，相与话家庭琐事，生母偶询及其夫，女辄颦蹙，出罗巾搵泪微喟曰：“侬自恨薄命耳！”旋顾而言他。一日，女至，不面生母妹，迳入画室，愁黛惨颦，含泪注生面，久久无语。生起立曰：“女士奚事郁郁？可得闻乎？”女泫然曰：“侬与君长别矣！此生恐无再见之期。”生急曰，“何遽言别？去将安适？”女曰：“彼人携侬赴汉皋，不日首途。嗟夫辛君！侬身不能自主耳！”生大悲曰：“别时容易见时难。吾胡忍与君别者！”语次，把其如蕙之手，颤声言曰：“君……君当知吾心，君爱君深也！”女理鬓回其娇面，恻恻作断肠声曰：“嗟夫辛君！勿复与侬言爱，恨不相逢未嫁时耳！”

（选自《礼拜六》第9期，1914年7月）

玉梨魂（节选）

徐枕亚

徐枕亚（1889—1937），近现代小说家。名觉，字枕亚，别署徐徐、泣珠生、东海三郎等，江苏常熟人，南社社员。早年就读于常熟虞南师范学校，与同乡吴双热为同学。旧学根基扎实，10岁就能作诗填词，在校期间已写诗八百多首，又试写短篇小说和杂文。毕业后即在本地任教。1912年初，与吴双热及胞兄徐天啸同赴上海，任《民权报》编辑。创作小说《玉梨魂》，刊载于该报文艺副刊，一鸣惊人。许廑父说，当时“社会人士崇仰枕亚者，日日盼其新著不鲜。每一编出，则争购一空……”旋即以单行本出版，前后重版三四十次，风行海内外，并被搬上银幕，成为“鸳鸯蝴蝶派”影响最大的代表作品。《民权报》被袁世凯政府强行停刊后，徐枕亚入中华书局任编辑，撰《高等学生尺牘》。1914年出任《小说丛报》主编，因《玉梨魂》受热捧之故，徐又用日记体创作姐妹篇《雪鸿泪史》，在该刊连载，其受欢迎程度不亚于《玉梨魂》。此后二书并驾齐驱，久传不衰。后因《小说丛报》社发生意见分歧，徐枕亚于1918年脱离该刊，自办清华书局，并创刊《小说季报》。中年家遭不幸，两次亡妻，加之清华书局经营不善，百事皆灰，借酒浇愁，作品渐趋稀少。最后关闭书局，回归故里，衣食无着，穷愁潦倒而死。徐枕亚以小说名世，其小说以哀感顽艳著称，并以四六骈俪文体为其特点，对鸳鸯蝴蝶派的形成和发展产生极大影响。徐枕亚重要的长篇小说还有：《余之妻》、《双鬟记》、《让婿记》、《兰闺恨》、《刻骨相思记》、《秋之魂》等。

第二十五章 惊 鸿

花前假泪，灯下盟心，去影匆匆，余情惘惘。梦霞别后，梨娘犹悄对残缸，追思往事，遥听墙外柝声，似催人睡，推出窗前月影，竟照心来。人去情留，愁来梦杳，鬟低弄影，手倦支颐，视案上吟笺，墨痕犹湿，低哦一过，惻然神伤，顾影低徊，萦思宛转，即援笔续其后曰：

寄书几度误青鸾，因爱成猜解决难。见面又多难诉处，了无数语到更阑。
情丝抽尽苦缠绵，此后悲欢事在天。只是病躯秋叶似，如何支得二三年。
薄命原知命不长，并头空自妒鸳鸯。最怜费尽心机巧，只博灯前哭几场。
深院钩帘坐小窗，无言暗泣对残缸。飞蛾莫扑钗头焰，留照情人泪两双。
万千辛苦恨难平，一死频拼死不成。如此风波如此险，可怜还为恋情生。
碧窗记得曾携手，青鸟回来重寄词。雁夜莺春愁一样，楚魂湘血怨同时。

噫，岂料悲吟，竟成凶讖，薄命女非长命女，生前心是死前心。二三年固不能支，孰知天劫红颜，将立演出月缺花残之惨剧，并二三月亦不能支耶！噫！此酸楚之哀音，竟为两人最终之酬答；而此夜之幽期，即为两人最后之交际，从此更无一面缘矣。

穷阴杀节，急景凋年，越三四星期，而冬假之期已至。石痴复欲离家，梦霞亦须旋里，君自南归我自东，鞭丝帽影各匆匆。两人一去，蓉湖风月，大为之减色。欢会无踪，别情如昼。两人这回分手，从此亦竟消息沉沉，音容渺渺，知音之感无穷，聚首之缘莫卜。石痴未行之前，以明年校务，仍挽梦霞主持，梦霞意欲辞职，石痴维繫甚坚，不得已诺焉。既行，梦霞料理校中试验事，三日而毕，亦束装归。于斯时也，梨娘又久未通辞矣，梦霞归心爆急，亦不复一探消息，且谓开校之期，一瞬即至，暂时相别，无足介意，临行寄语，徒乱人怀，而不知此时之梨娘病已中乎膏肓，魂已游于墟墓，去埋玉之期，已不甚远矣！一行便隔仙凡，再到难寻人面，是岂梦霞所及料者哉！

梨娘之死，死于梦霞，实死于筠倩。盖彼与梦霞再会之后，深知梦霞之心，誓死不肯移易，可笑亦复可怜。感泣之余，而念及夫筠倩，姻事我所主张，原冀其他日耦俱无猜，享闺闱之乐，我则一身干净，断情爱之媒。以今观之，此事后来，终无良好之结果，我以爱梦霞者误梦霞，以爱筠倩者误筠倩矣！我一妇人，而误二人，因情造孽，不亦太深耶！我生而梦霞之情终不变，筠倩将沦于悲境，我死而梦霞之情亦死，或终能与筠倩和好。我深误筠倩，生亦无以对筠倩，固不如死也，我死可以保全一己之名节，成就他人之好事，则又大可死也。自是以后，梨娘遂存一决死之心，坐亦思死，卧亦思死，念念在兹，踌躇满志，竟不复有他种念虑，萦其脑际。

死念已坚，生机渐促。痛哉梨娘，惟求速死，竟将瘦弱之躯，自加戕贼，茶饭不常

下咽，睡眠每喜临风。一意孤行，十分糟蹋，憔悴余花，怎禁得几许摧残蹂躏。人见其无恙，而不知其已深种病根，乐寻鬼趣矣！曾几何时，心血尽枯，形神俱化，引镜自照，两颊若削，叹曰：“死期近矣！”遂卧不复起，时梦霞犹未行也。

越三日梦霞不别归，梨娘病亦渐剧。家人咸来问讯，见容颜虽减，神识甚清，意此微疾耳，不久可愈，故多不甚注意。惟筠倩忧形于色，视之而泣曰：“嫂病深矣，幸嫂自爱。”读者须知，筠倩固未尝有所怨于梨娘，不过两人各有难言之心事，以至稍形疏远。今梨娘病矣，病且剧矣，筠倩对于梨娘，非无一点真爱情者，能不留心视察，加意护持耶。顾筠倩虽殷勤，而梨娘殊冷淡，似不自知其病之深者。盖筠倩固未知梨娘已早存死志也，为之延医，却不欲，筠倩阴告父，嫂病象不佳，当速治。崔父乃急遣人招医生至，医生费姓，即前视梦霞之病者，乡僻间之名医也。诊毕而出，斟酌良久，始成一方，曰“姑试之，然吾决其无效，此病系积忧久郁所致，本非药石可疗，且外感亦深，未病之前，饮食起居，已久失其营卫。夫人体质又弱，欲治之，恐难为力也。”

家人闻医言，始知梨娘之病，几成绝症。一时群相惊扰，环侍不去。盖梨娘平日，事上尽礼，待下有恩，只手持家，久耗心血，一生积善，广种福田，破落门庭，有此贤能之主妇，真不啻中流之一柱，大厦之一木也。故以崔氏之门衰丁少，实赖梨娘为之主持一切。翁未终养，姑未与醮，子未成人，瘦削香肩，担负綦重，茫茫身世，未了犹多，此时乌可以遽死？然而梨娘竟无意求生，有心觅死，未病之前，死机早伏；既病之后，危象渐呈，微特崔父与筠倩等，衔忧莫释，求神问卜，无所不至。即婢媪辈亦均愁颜相对，有叹息者，有暗泣者，心慌神乱，此去彼来，咸愿尽其心力，以愈梨娘疾。忙乱数日，病卒不减，梨娘又不肯服药，迫以翁命，勉尽一盞，然药入腹中，竟无影响，视彼病容，日形萎损，惟有同唤何奈而已。

梦霞行十日矣，游子远归，慈乌含笑。况此次入门带喜，家庭之间，尤多乐意。梦霞以姻事已成，此后与梨娘相聚之日正长，心中之愉快，更不可言喻。初不料有情好月，未曾圆到天中，无主残花，不久香埋地上。一面已慳，百身莫赎。去时未悉病情，别后犹劳梦想。此时之梨娘，已属半人半鬼，此时之梦霞，固依然如醉如痴也。又三日，乃得一可惊可愕之凶耗，凶耗非他，即梨娘最后之手书也。

哀鸿一声，愁魔万丈。此函乃梨娘力疾所书，以遗梦霞，作诀别之纪念者。梦霞于希望之余，得此绝望之函，如小鹿撞胸，如冷水浇背，一时惊绝骇绝，脑筋之震动，一分时不知其几千百次！惊痛过剧，双目瞪然，转无一点泪。惟有对书木坐，口中喃喃，默祝天佑伊人，消此灾难而已。书语录下：

梨影病矣，病十日矣！方君行时，梨影已在床席间讨生活，所以不使君知者，恐君闻之而不安，且误归期也。君临去竟无一言志别，想系成行匆迫所致。我未以病讯告君，君亦不以归期语我，二者适相等，可无责焉。梨影病中，亦无大苦，不过一时感冒，并无十分危险，君闻此信，为梨影怜则可，为梨影愁则不可也。但孱

躯弱质，已受磨于情魔，怎禁再受磨于病魔，偶撷微疾，便自疑惧，不死不休，即死何惜！环缚于情网而不知脱，沉没于爱河而不知拔，是无异行于死枢之中而求生也。以梨影平日之心情，固早知其必死，一病之余，便觉泉台非远，深恐旦暮间，溘朝露，离尘海，我余未尽之情，君抱无涯之戚！况梨影生纵无所恋，死尚有难安，七旬衰老，六尺遗孤，扶持而爱护之，舍知己又将奚托？此梨影今生未了之事，梨影若死，君其为我了之！然梨影固犹冀须臾缓死，不愿即以此累君，但未卜天心何若耳。瞑眩之中，不忘深爱，伏枕草草，泪与墨并。霞郎霞郎，恐将与君长别矣！我归天上，君驻人间。一枝木笔，销恨足矣。又何惜梨花竟死，孽缘有尽，艳福无穷，伏惟自爱。

己酉十二月十九日白梨影伏枕泣书。

第二十六章 鵑 化

断肠遗字，痴付青禽，薄命余生，痛埋黄土。梦霞读此书后，惊定转生疑窦。忆畴昔之夜，月冷灯昏，曾亲香泽，虽玉容惨淡，眼角眉梢，亲见渠深锁几重幽怨，而丰神玉立，心迹冰清，愁恨之中，乃不减其天然妩媚，固绝无一分病态也。今几日耳，何遽至抱病，病亦何至便死？此中消息，殊费疑参。如书言则方我归时，渠已为病魔所苦，我火急归心，方寸无主，临行竟未向妆台问讯，荒唐疏忽，负我知音，彼纵不加责，我能无愧于心乎？所异者，彼可爱之鵑郎，平日间碌碌往来，为两人传消递息，凡其母之一颦一笑，一梳一沐，无不悉以告我。独此次骤病，亦为缄口之金人，不作传言之玉女，鵑郎何知，殆亦受梨娘之密嘱，勿泄其事于先生，书中故有恐误归期之言也。呜呼梨姊，汝果病耶，汝病果何如耶？汝言病无大苦，真耶？抑忍苦以慰我耶？初病时不使我知，今胡为忽传此耗，则其病状诚有难知者矣！嗟乎梨姊！汝病竟危耶？今世之情缘，竟以两面了之耶？天道茫茫，我又何敢遽信为必然耶？梦霞此时，目注泪笺，心驰香阁，自言自语，难解难明，欲亲往一探，而无辞以藉口，行动未得自由，听之则心实难安。从此言笑改常，寝食俱废，几有见于羹见于墙之象，不得已赋诗二律，以相寄慰。

苦到心头只自如，病来莫误是相思。抛残血泪难成梦，呕尽心肝尚爱诗。锦瑟年华悲暗换，米盐琐屑那支持。知卿玉骨才盈把，犹自灯前起课儿。

江湖我亦鬓将丝，种种伤心强自支。应是情多难恨少，不妨神合是形离。琵琶亭下帆归远，燕子楼中月落迟。一样窗纱人暗泣，此生同少展眉时。

吟笺叠就，鸟使未逢，欲寄相思，惟余怅望。盖此时梨娘方在病中，设贸然以此诗付邮，乌能直上妆台，径投病榻？不幸为旁人觑破个中秘密，且将据之以为梨娘致病之

铁证，梨娘将何以堪，是欲以慰之而反以苦之也！况乎二诗都作伤心之语，绝非问病之词，病苦中之梨娘，岂容复以此酸声凄语，再添其枕上之泪潮，药边之苦味。筹思及此，梦霞乃搁笔辍吟，不作一字之答复，惟将梨娘来书，反覆展玩，有时枯坐竟日，不言不笑，非病非癫，家中人亦莫测其因何也！如是者三日，梦霞固无一刻忘梨娘，惟痴望玉人无恙，速以大佳消息，慰我凄凉。岂知木笔骄春，才借题红之笔，梨花葬月，突来飞白之书。值元旦之良辰，得情天之凶耗。爆竹扬灰，不报平安之竹；桃符作怪，竟为催命之符。呜呼，梨娘竟死矣！

梨娘死矣！吾书今须述梨娘死前之病情，与夫死时之惨状。然记者于此，实不忍下笔，吾字未成，吾泪已湿透纸背。盖梨娘之死，极天下之至惨，事虽与吾无关，而人孰无情！天乎何罪！多情如梨娘，多才如梨娘，命薄于云，身轻若絮，埋愁压恨，泣血椎心。一旦玉碎珠沉，香销魂化，奈何天里，不能久驻芳颜，前度人来，无复相依倩影。茫茫后果，鸳鸯空祝长生；负负前缘，蝴蝶遽醒短梦。吁乎痛已！以才尽之江郎，写伤心之情史，笺愁赋恨，痛死怜生，握管沉吟，枯肠寸断。情根不死，低头愿拜梨花；文字无灵，寄恨徒凭香草。伊人结局，绝类颦儿，鰥生不才，欲为殷浩。叩碧翁而无语，碧海沉沉；起黄土兮何年？黄土莽莽；可怜知己无多，况出飘零红粉。漫说干卿底事，不教狼藉青衫，吾本个中人，谁非有情物！为梨娘哭，更为普天下薄命女郎之如梨娘者哭！声声带恨，字字断肠，想阅者诸君，亦愿赔此一掬同情之泪也。

梨娘之死，其事至可奇，而其情至可哀。盖梨娘固不可以死者，且又可以不死者，不可以死而死，可以不死而竟死，则情实误之！古今来痴女子之死于情者，亦多矣。顾未有如梨娘用心之苦者。未病之前，自知必病，既病之后，自知必死，死而情可已，事不可了，故力疾作书以与梦霞，谆谆以后事相嘱托，而又吞吐其词，若未必果死者。盖彼之意，固不欲梦霞知其病，更不欲梦霞知其死耳。此书也，在他人视之，为病中之书，在梨娘视之，即绝命之书矣！

自是以后，病势日危一日。时而清明，时而昏惛，旦夕之间，其态万变。家人见状，相顾失色，医药祈祷均无效。而梨娘至此，水浆不入口者。已两星期矣。骨瘦如柴，颜枯如鬼，又加之以嗽，益不能支。自知不起，即亦无虑，万念皆空，瞑目待死。顾病者无求愈之心，而家人希望之心，乃与病而俱增。镇日忙乱，如午衙之蜂，而卒无补于万一。梨娘病中，厌与人语，戚党之来问疾者，概行谢绝。即家中之婢媪，轻易亦不令其望见颜色，帷中悄悄，曰侍其侧者，一鹏郎，一筠倩也。筠倩见梨娘病情大恶，终日随侍不去，捧汤进药，皆躬亲其役，若欲与万恶之病魔，争此垂死之病人者。梨娘殊不欲言，“扶持一切，自有鹏郎及秋儿在，万不敢以此猥琐之事，累及吾妹，而益重吾罪也。”筠倩闻言，益涕不肯去，梨娘乃长叹无语。呜呼，自梨娘病卧以来，筠倩心滋戚戚，未尝有一日离于病榻之侧，襟袖间泪痕时湿，惟不使梨娘见之耳！而梨娘对之，乃不能如从前之亲热，虽病中心绪不佳，亦不应淡漠若此。筠倩于是忆及前以婚姻问题，致两情微有不悌，其言若此，似尚未能去怀，或者番病根，即种因于此，亦未可